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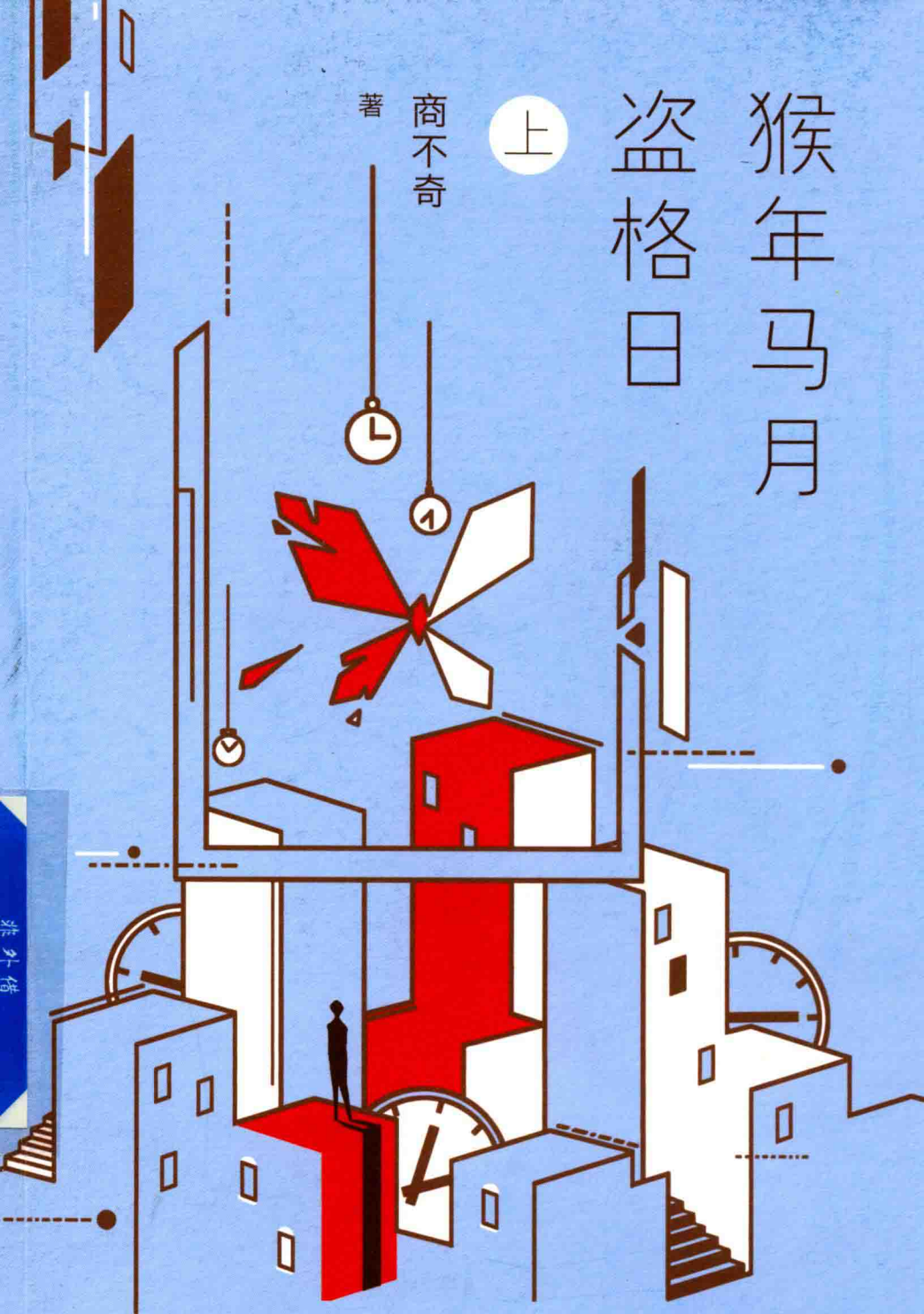
猴年马月

盜格日

上

商不奇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猴年马月

盜格日

上

商不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猴年马月盗格日. 上 / 商不奇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360-8602-9

I. ①猴… II. ①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0958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陈宾杰 王铮锴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姚 敏

封面插画: 丸子工作室

-
- | | |
|------|--|
| 书 名 | 猴年马月盗格日. 上
HOU NIAN MA YUE DAO GE RI. SHANG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
| 印 张 | 10.875 1插页 |
| 字 数 | 251,000字 |
| 版 次 |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36.00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愿每一个爱做梦的人，都有敢追梦的心，和能圆梦的命。

目录

第一章	指尖上的危险	1
第二章	长在树上的麻花舌	29
第三章	一念成痴	75
第四章	日记本里的秘密	121
第五章	这块牛肉不一般	175
第六章	信	200
第七章	不可能出现的俟影人	229
第八章	神秘花园遭遇战	260
第九章	盗格如梦	280
第十章	少林奇妙之旅	309

第一章 指尖上的危险

1

青春像一撮茶叶，在似水的光阴里翻腾、绽放，百般滋味皆随氤氲茗气袅袅而散，沉淀下片片残渣，折射出一幕幕不期而遇的曾经和未来。

这座城市的天气如它漫长而神秘的历史一般难以捉摸，又是一个比冬天还冷的春天，被严寒吓破了胆的太阳宝宝裹着厚厚的乌云赖床不起，风妈妈絮絮叨叨地吹赶也没能把他揪出安乐窝，发愁的老天爷挠下纷纷扬扬的头皮屑，铺出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压得大地喘不过气来。

对男人们来说，春天向来是危机四伏的，单身者要忍受空虚寂寞冷的煎熬和遍地秀恩爱的烦扰，这份孤闷只有在浩瀚宇宙中虚耗了亿万年青春的地球才能感同身受；而脱了单的更是步步惊心，情人节连着“三八”节，被嗷嗷待哺的商家们轮番宰割，饱受凌迟之苦。

这般季节，如此天气，又恰是百鸟归巢的薄暮时分，原本僻静冷清的学府南路显得越发空寥闷骚，排列整齐的梧桐树隔着宽阔笔直的车道遥遥相望，仿佛皮夹克上两行刻意拉开的链牙，敞露出大学城粗糙不羁的胸膛，一边放肆地勾引一脸深沉的天空，

一边贪婪地吞噬投怀送抱的雪花。正欢愉间，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突然不解风情地从街角刺出，吱吱嘎嘎的锐响顿时搅黄了天与地的幽会，顺便为千疮百孔的雪地添上一道歪歪扭扭的新伤。

骑车的是位十八九岁的少年，仪表堂堂，却有一脸在零下十摄氏度的凌晨五点被人突然掀了被窝似的苦大仇深。后座的女孩眉目清秀，容光焕发，哼着小曲，两只手各提着七八个鼓鼓囊囊的袋子。

这女孩和这些袋子，便是骑车少年“苦大仇深”的直接原因。他叫郑能谅，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陪女孩逛街，原以为顾名思义只是到街上逛一逛，却没想到秦允蓓能连闯 28 家商场毫不疲倦，也没有想到她能连买 35 单毫不眨眼，更没有想到她会把他当成免费搬运工毫不商量。这只怪他年轻阅历浅，不知道逛街状态下的女人都会变身成自然界最生猛的动物，瞬间拥有猎豹的速度、水蛇的灵敏、犀牛的耐力、狼犬的鼻子、猫头鹰的眼睛、鲸鱼的胃口，以及巨猩金刚的霸气。

秦允蓓是那种看《建国大业》不出三分钟就能睡着，散场的时候还会揉着眼问你结局的女生，出了名的神经比牛筋还大条，变身后的威力也非比寻常。郑能谅被她拽着在繁华的闹市区一通暴走，已是晕头转向气喘如牛，却不知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秦允蓓突然在宝辛商城的一个高档专柜前刹住脚，从那五花八门的品牌中挑出一个精致小巧的方盒子，随口问道：“你看这款怎么样？”

女生的随口一问，绝不可以随口一答。郑能谅嗅出了危险，轻轻接过盒子，托在掌心，犹如托着一枚带有水银平衡装置的定时炸弹。他虚领顶劲，气沉丹田，目光一寸一寸扫过外包装，努力从字里行间搜索蛛丝马迹，奈何没学过法文，看得一头雾水。

价码牌上倒是通俗易懂的阿拉伯文，却令他的一头雾水转眼变成一头冷汗。

“至于吗？一瓶面霜而已，瞧把你紧张得，都快成面瘫了。”秦允蓓又好气又好笑。

“原来是面霜啊，难怪我的脸上感觉酸酸的。”郑能谅嘴上调侃着，一瞅标价又心慌不已。

“别紧张，打折的。”阅人无数的营业员安抚道。

“几折？”女人一听打折就跟打了鸡血似的，秦允蓓也不例外。

“三折。”

“包起来！”

郑能谅忙提醒：“她说的是三折，不是三块。”

“要了，”秦允蓓从他手上抢过面霜递给营业员，又冲他一笑，“几块都要了，又没让你买。”

郑能谅的眼睛唰地一亮，心里顿时涌起一股五马分尸当场被改判无罪释放的狂喜，脸上仍是不动声色，嘴里已悄悄变换立场：“瞧你这话说得的，你的钱也是钱啊，身为你的随军参谋，我有义务帮你争取最大的性价比。当然，钱乃身外之物，你喜欢就好。”

于是，刷卡，打包，前往下一站。令郑能谅没有想到的是，这趟购物列车开上了一条比西伯利亚铁路还长的旅途，破财之患虽已免，煎熬之刑却难逃。体验了购物快感的秦允蓓决定扩大战果，几乎每到一家服装店都要钻一回试衣间，而且每次都抱着一大摞进去，然后试一件往外丢一件，就跟土拨鼠刨地洞似的。守在外面的郑能谅比觅食的金雕还要着急，若不是受生理条件所限，真恨不得立马冲进去把那土拨鼠揪出来。

商城的广播里传来《野兽华尔兹》轻快浪漫的旋律，为购物者们的消费热情加油助兴。一上午翩翩而过，秦允蓓收获颇丰。

郑能谅提议，为了庆祝丰收，由他请吃午饭。关于这个问题，他经过了缜密的盘算：首先，身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陪女生逛街如果从头到尾都一毛不拔，显然是有辱师门的；其次，秦允蓓全部心思都在逛街上，用于吃饭的时间不会太久，午饭的安排就有充分理由从简；再者，秦允蓓买了那么多凸显身材的衣服，自然也不敢吃太多……所以，如果“出血”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请吃午饭显然是成本最低的选择，加上来时的公交车票也是他买的，这一天的行程可算有个完美的交代了。

如他所料，秦允蓓果然没有心思吃饭，但出于对他绅士风度的赞赏，她还是跟着他进了拉面馆。两碗拉面，十元。她连小菜都没点，匆匆扒了两口就要继续向更多的店铺发起冲锋。前一秒郑能谅还在为自己的深谋远虑暗自窃喜，后一秒就为自己的百密一疏追悔莫及了。他的疏忽在于午饭可以简单便宜，但绝不能快捷迅速，要知道，在商城里望穿秋水地傻等，远不如坐在馆子里喝茶、看电视来得舒服。

秦允蓓这次冲进了一家美容养生馆，迎上来一位美容顾问，容貌身材颇有几分像王祖贤，所以推销起来底气十足，动不动就“你看看我……”，口才也十分了得，一张嘴就吐出一座九曲回肠般的迷宫来：左拐，面部清洁补水去角质赠送头部按摩要多爽有多爽比爱情还滋润……右拐，祛斑除痘美白嫩肤组合套餐超值体验价管保您脱胎换骨破茧成蝶……再左拐，美甲修眉烫睫毛穿耳洞一步到位分分钟秒杀日韩美少女……再右拐，精油开背淋巴排毒全身保养办卡一折起过了这村没这店……

美容顾问的舌头三两下一绕，秦允蓓就变成了落在蜘蛛网里的小飞虫，完全丧失了抵抗力，接着便跟被催眠了似的乖乖走进了包厢。美容顾问得寸进尺，又将目标锁定在郑能谅身上：“先

生，我们这儿也有很多男士保养的项目，美白、瘦身、香薰、细胞维护、红酒 SPA、前……”

郑能谅噌地一下从沙发上跃起，像闪电侠一样飞出去，仓皇逃至商城的休息区，开始了漫长的等待。身后的休闲驿站雪中送炭般循环播放起神秘园的新专辑《新世纪的曙光》，瞬间驱散了他的焦躁情绪。陶醉在荡气回肠的旋律中，不觉时光飞逝，当他摸着临出门前才刮过的脸颊发现又开始长出胡子的时候，秦允蓓终于从美容馆里出来了。

刚要冲上去向她索要青春损失费的郑能谅忽然怔住了，款款走来的这位姑娘似乎只是穿了秦允蓓刚买的一身装束，但不是秦允蓓的模样。他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嘴巴、鼻子、眼睛、耳朵……每一个部分都是秦允蓓的没错，但组合在一起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换句话说，原来的秦允蓓是个表里如一的女中豪杰，此时却变成了艳惊四座的姑射神人。

秦允蓓莲步轻移，翩然而至，亭亭玉立在郑能谅面前，半天没有说话，目光上下左右做着无规则的布朗运动，毕竟她从未尝试过这样的艳丽造型，既不习惯也无自信，期待从观众的反应中得到肯定。来来往往的人们反应强烈，男的垂涎，女的嫉妒，连几个路过的外国小伙都忍不住投过来数道超越国际友谊的暧昧目光，但这些反应对她毫无意义，她只在意一位观众的反应。

“都说时间是最公平的判官，”郑能谅用指背轻轻拂过自己胡茬丛生的面颊，深情地对她说，“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望穿秋水的等待让我不胜沧桑，可你怎么逆天而行，反倒变得更水嫩动人了呢？”

“哈哈！人家有进去那么久吗？”得到他拐弯抹角的褒扬，“窈窕淑女”瞬间原形毕露，开心得妆都要散掉了，连忙敛住险些

炸开的笑容。

郑能谅便劝：“别绷啊，你改造得如此仙姿玉貌，再和公主一样高贵矜持，我就更自惭形秽啦！”

秦允蓓对此早有准备，立刻答道：“这还不简单，你也改造改造啊，来来来，先做个美容，再去那边，有几家挺不错的男装店，我请客。”

“嗯？”郑能谅正色道，“忘了我们的《友好交往互不嫌弃协议》了？第四条怎么说的来着？”

秦允蓓白了他一眼：“我可没忘，不就是不让我花钱给你买东西嘛，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大男子主义不敢当，应该是道德上的洁癖和强迫症，”郑能谅振振有词，“在我看来，只要用了女人的钱就有被包养的嫌疑，那会让感情变得不平衡，也不纯粹。何况自古以来，男人们大多讨厌被女人包养的男人和包养女人的男人，因为前者玷辱了他们出卖色相的渴望，后者玷辱了他们所渴望的色相。所以，我既不想动摇我俩之间和谐稳定的关系，也不想刺激某些男同胞幼小脆弱的心灵。”

“没劲！”秦允蓓噘起了嘴，伸手朝他额头上轻轻一戳，悻悻道，“就你歪理多！”

“唉……别……”郑能谅躲闪不及，被她的指尖点中了眉心，竟忽然像一根泡在豆浆里的油条似的，瘫软在地，不省人事。

2

秦允蓓吓了一跳，她知道刚才那一戳根本没用力，何况就算她用尽全力，也不可能把比她块头大得多的郑能谅戳倒在地。这家伙向来喜欢搞恶作剧，肯定又要什么鬼把戏呢，想到这儿，她

咬了咬嘴唇，蹲下去拍拍他肚子：“喂，太拼了吧？大庭广众之下说倒就倒啊？”

郑能谅枕着左臂侧身而卧，双目紧闭，没有反应。一对年轻情侣从旁边路过，投过来好奇的目光。秦允蓓尴尬地朝两人笑笑，那位多情少年顿时被她的火辣身材和迷人笑容电倒，情不自禁地回以甜蜜的微笑。“电流”迅速穿过他的身体，扎到了他的女朋友。

“瞎看什么呢？”少女瞪眼质问道。

少年忙解释：“不……这不是有人晕倒了嘛。”

“要你多管闲事？你们这些臭男人的花花肠子都一样，他那是装晕，想骗女的给他做人工呼吸呢！”少女一翻洞察万物的白眼，一扯男朋友的胳膊，迅速将他带离危险地带。

秦允蓓被这句话点醒，当即伸手朝郑能谅的屁股轻轻一掐：“听到没？人家都拆穿了，还装有意思吗？快起来！别想我给你做人工呼吸。”可他似乎入戏过深，对她的警告充耳不闻，依旧保持着倒地时的姿势，鼻息舒缓平稳，不像受了伤，眼皮微微跳动，倒似在做梦。

“上瘾了是吧？那就别怪我上刑了！”她露出一丝坏笑，轻搓双掌，虚张十指，向他攻去。翻眼皮、掐人中、捏鼻子、搔胳肢窝，她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这才明白那句“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的含义。更大尺度的唤醒方式不是没有，只是大庭广众不便施展，星星点点的目光已从四面八方投射过来，有的议论，有的拍照，有的说笑。

“行了啊！演过了！”她霍然起身，扭头便走，“好！你自己玩吧！我不管你了，有本事你就一直躺着，等精神病院的车来拉你。”走出没几步，她又猛一回头，郑能谅却没有如她所料翻身而

起。她气得一把扯下发夹就要丢过去，忽然灵机一动，快步回到他身边，举起发夹上的插针，朝他的脸比画了一下，又将目标转向他的手。

“哼！让你装！”秦允蓓轻声强调了一遍行凶的理由以说服自己，抿了抿嘴，将凶器缓缓刺向郑能谅的手背，眼睛下意识地闭了起来。这过程显得无比漫长，距离也似乎无比遥远，若非到了别无良策的地步，她是绝不忍心伤他一根毫毛的，纵是如此，她也已在心中默念了无数遍“对不起”。

“你在搞什么呢？”郑能谅的声音忽然从上方传来，把秦允蓓吓了一大跳。她睁开眼，地上已空无一人，自己的手还捏着发夹悬在半空，忙一抬头，就看见那张挂着坏笑的熟悉的脸。

秦允蓓又诧异又尴尬，一边缓缓起身，一边整理思绪，支吾道：“你……我……不是……那个……人工嘛……”

郑能谅指着她的手：“这发夹？”

“我刚弯下腰去……掉了，你忽然晕……”秦允蓓忽然想起这家伙才是始作俑者，立马从自我批评中回过神来，切换到批判模式，“还好意思说呢！刚才你干吗装晕？！捉弄人很好玩吗？”

“我没有装，”郑能谅忽然板起脸来，“是你违反了我们之间的协议。”

秦允蓓马上叫冤：“哪有？！我刚才只说要给你买衣服，又没真的买，你不肯我又没强……”

“不是说第四条，”郑能谅指了指自己的眉心，“协议第三条，不记得了？”

“呃？”秦允蓓愣了一下，看看他额头，又看看自己的手，喃喃道，“未经双方一致同意，不得有身体上的接触……这，可我就那么轻轻一……”

“不管多轻，碰到了都会有危险。”郑能谅一字一顿。

“危险？你的意思是，刚才你突然晕倒，就是因为被我点了下？”秦允蓓下意识地弯了弯细长的手指，眼中一片茫然，就像发现了一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咳，”郑能谅轻轻叹了口气，语重心长道，“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其实你天赋异禀，身藏绝技，看似不经意的轻轻一点，却戳中了我的神庭穴，你自己没有感觉，体内的洪荒之力却通过指尖令我瞬间晕厥。”

“胡说八道。”秦允蓓想笑，可瞧他的表情又不像在开玩笑，身藏绝技是假，无意间戳中穴道不是没有可能。

“还记得《天龙八部》里那位藏经阁扫地僧吗？他在萧远山、慕容复两大高手头顶的百会穴轻轻拍了拍，就能让两人进入假死状态。”郑能谅双手按住她的肩膀，一本正经地说，“小蓓，你就是扫地僧转世投胎……”

“去你的！信不信我也给你百会穴来一下?!”秦允蓓又好笑又好气，作势欲打。

“呵呵，好了好了，说正经的，”郑能谅往边上一闪，收住笑，解释道，“其实和你的手指无关，都是我的问题。”

“你的问题？”秦允蓓又困惑了。

“怎么说呢，简单地讲，就是一种过敏反应，我天生体质特殊，每当与异性发生身体上的接触时，就会出现头晕、窒息、昏厥等症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不是吧！”秦允蓓张大了嘴。

“你没发现吗？”郑能谅抬了抬手，“从早上到现在，我这双手套就没脱下来过，之前每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也都戴着手套吗？”

秦允蓓眉头忽地一紧：“啊！我早注意到了，一直以为是洁癖或个人习惯呢，没想到是过敏……怎么会这样的？”

郑能谅沉默了几秒，缓缓道：“异性接触性障碍型脑神经功能紊乱综合征，医生是这么说的。”

秦允蓓盯着他的双眸，从中看不出一丝开玩笑的意思，但如此离奇的事超出了她的理解能力，一时还无法接受，大脑便飞速运转起来，一连串问题脱口而出：“可是你刚出生的时候，医生、护士不是要碰到你吗？哺乳怎么办？亲戚朋友里的女性来抱你、摸你，这些不都很危险吗……”

“医学上认为，这种症状与雄性荷尔蒙的含量水平有密切关系，所以一般在成年之后才会出现。”

“那这个异性……什么综合征能治好吗？我……我不知道你有这个……刚才不是故意碰你的，都怪我不好……毛手毛脚的……”秦允蓓有些慌了，更多的是内疚，当初郑能谅和她订下“不可触碰”这条规矩的时候，她还以为只是出于他的保守思想，没想到竟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郑能谅笑笑：“不怪你啊，是我以前没有跟你说清楚，也是怕跟你说了让你担心，更怕的是万一你不小心说漏了嘴，让别人知道我有这毛病，会把我当怪胎看呢。”

“不会不会！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秦允蓓连忙发誓，又忧心忡忡，“可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那么多女的，到处有危险啊！”

“哈哈，什么叫那么多女的，搞得我跟花花公子似的，”郑能谅哑然失笑，宽慰道，“这毛病虽然暂时没什么药可以根治，但现代医学这么发达，迟早都会解决的，再说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晕倒，也不太有直接的致命性，不用担心的。何况这么多年斗争下来，

我早就见惯了各种局面，经验丰富，防范严密，一般的异性交往丝毫不成问题。你瞧，只要穿长袖长裤，戴上手套，再套个大头娃娃面具，生活还是很正常、很方便的嘛。”

秦允蓓被他比画着大头娃娃的憨态逗得扑哧一声破涕为笑：“讨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刚才没摔疼吧？”说着她下意识地一伸手，又连忙缩了回来。

郑能谅也条件反射地做了个躲闪的姿势，竖起食指在她眼前晃了晃，笑着提醒道：“动口不动手，疼是不疼，晕还晕着呢。”

“别怕，隔着衣服没事。”秦允蓓渐渐适应了规则，轻轻拉住他的胳膊，引他在一张靠背椅上坐好，关切地说，“你先歇会儿，我去买点吃的。”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郑能谅享受了一番无微不至的贴心服务，零食、饮料统统喂到嘴边不说，还带肩背放松按摩，生理上的愉悦是其次，心理上的痛快才是无可比拟的。一个是秀色可餐穿着时尚的妙龄少女，一个是貌不惊人土里土气的邈邈少年，这角色错位的情景深深震撼着每一个路人的脆弱心灵，尤其是对单身男性造成了一万点的爆炸性伤害。郑能谅是个容易知足且礼尚往来的人，作为报答，婉拒了她提出的打出租车返校的建议，跑到商场旁的风行车行租了辆单车玩浪漫，于是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自讨苦吃的郑能谅高估了自己的体力和车技，特别是在陪逛了一天的前提下，也低估了载运物品的重量和秦允蓓的兴奋程度，以致本已风烛残年的自行车像个喝醉了的老酒鬼似的，踉踉跄跄，七弯八拐，幸好路上行人车辆稀少，交警也已下班，否则被治个危害公共安全罪也不冤。

“喂，我说，咱坐车就坐车，能别哼哼吗？哼哼就哼哼，能别

跑调吗？跑调就跑调，能别哆嗦吗？”郑能谅已经第23次向秦允蓓发出恳求了。

“谁哆嗦啦？我这叫节奏感，”秦允蓓说着又故意在后座上抖了几下，嘴里哼的也从《如果云知道》切换成了主旋律，“一九九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辆老爷车在街边的雪地里画了一条线……”

郑能谅无奈摇头，脚下使劲，驶出学府南路，转入一条林荫道。两侧树丛里，一对对情侣若隐若现，躁动的肢体交错似油锅里难分难解的油条，火热的唇舌搅拌如洄辙中相濡以沫的鲫鱼。身后的哼唱声悄然退去，一双纤细的手臂从腰间箍了上来，郑能谅暗道不妙，猛踩几下，迅速逃离这片春潮涌动的是非之地。

穿过校门，绕过花园，转过大礼堂，便是秦允蓓所住的41号宿舍楼。一排银杏树横在楼前，树干挺拔，枝繁叶茂，如皇家侍卫般英姿飒爽。这是这座城市里为数不多能让郑能谅动心的风景之一，每次经过，他都会放慢脚步。他轻轻一刹，推车前行，秦允蓓也跳下来，亦步亦趋。宿舍楼前有一大块草坪，草坪两侧各有一座半人多高的景观石，分别刻着“上善若水”和“厚德载物”，笔势豪纵，墨采飞动。这是西都大学的校训，但郑能谅一直觉得这是个美丽的误会，现实的真相应该是“上善掺水，缺德载物”。

走近一看，两座石刻上分别被人用毛笔加了个歪歪扭扭的小字，变成了“上善若水货，厚德载废物”。草坪上坐着几个肩披长发怀抱吉他的男生，造型大同小异，姿势如出一辙，水平不相上下，有的在唱《模范情书》，有的唱《喜欢你》，还有的唱《爱如潮水》，都卖力地想盖过其他同行的声音，结果搅成了一锅糨糊。为荣誉而战的各路情圣纷纷换上《爱不爱我》《三万英尺》《红